



宁波人怎么写杨梅？



德国德累斯顿民族志博物馆藏清末宁波外销画中的“卖杨梅”。

眼下正值杨梅季。深紫色的鲜果挂满枝头，勾起四海宁波人的乡情。

考古实证，宁波地区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就曾发现杨梅属孢粉，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发现过一枚疑似杨梅核，与其相邻的施岙遗址则在近年发现了距今约4500年，我国年代最早、最为确切的杨梅树遗存——充分反映宁波杨梅食用史的源远流长。

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，宁波人又是如何看待杨梅、享用杨梅的？

自宋至清，大量由宁波人自己写的“杨梅诗”，为我们了解前人与这种佳果曾经发生的情感关系，提供了有益的线索。

2 杨梅里的乡愁

宁波人笔下的杨梅诗还有很多。

写下“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”的宋末元初诗人陈著，写杨梅“火珠簇压翠微鲜，丹粒团成蜜颗甜”；宁海“闽风先生”舒岳祥写“黄鹂杜宇匆忙过，卢橘杨梅次第来”；和他们同时代的奉化人、“东南文章大家”戴表元写“青山几处杨梅坞，白酒谁家桺柳潭”，上下文中，流露宋元易代的兴亡之感。

前几天，网上有个热梗说“你在江浙沪混得好不好，就看这个月有没有人送你杨梅”。虽是戏言，但现存诗文反映，宋元以降，杨梅确实就是人情往来的馈赠佳品。

元人袁桷写杨梅的诗题为《次韵袁季厚惠苦笋、杨梅二首》，明代名臣屠滂写《御赐杨梅》诗，明代内阁首辅李东阳曾收到同僚、余姚人谢迁送给他的杨梅干，写《谢于乔（即谢迁）送杨梅干，无诗，用前韵奉索》一首。

谢迁给很多人送过杨梅，他的同乡好友冯兰也收到过。“累累红紫照溪山，小酌供盘称午间。落树忽惊风雨后，怀人还寄水云间。”冯兰的诗，意境高蹈。

如果说余慈杨梅在宋朝名声还不太响亮，那么到明朝，俨然已是它家天下。

余姚人倪宗正《杨梅》诗云“细洒吴盐如点雪，清兼越茗胜餐霞”，似形容在杨梅上撒盐的吃法。

明嘉靖年间，余姚烛湖（今属慈溪横河）榜眼孙陞有著名的《尝鲜杨梅》诗：“万壑杨梅绚紫霞，烛湖佳品更堪夸。自从名系金闺籍（指在朝为官），每岁尝时不在家。”除了夸夸家乡杨梅，也在诗中寄寓乡愁。

明代画家、诗人徐渭写：“湖水烛溪环，杨梅烂木难（木难是个典故，指明珠）。白眉占西域，紫气满东关。掌露千丸饱，江萍一斗翻。荔枝吾记得，只在雁行间。”含作者自注：“余姚烛溪湖者佳，至越必由东关（今上虞东关街道）。”同样肯定了烛湖杨梅。

此外，烛湖孙氏中的孙鏊也写过一系列的杨梅诗。“还因棠棣稀相见，欲托杨梅一尽欢”“树头色艳杨梅熟，叶底声频布谷啼”“最喜阴森多竹木，独怜风雨落杨梅”“山人曳杖寻山去，稚子携筐傍树来”，佳句频出，乡愁满溢。

明嘉靖《余姚县志》在当时的行政区划范围内肯定了烛湖杨梅：“杨梅，产烛湖山者，其种曰荔枝，曰湖南，其味冠绝诸果。”文学家张岱亦夸烛溪杨梅，“强项杨家果，肯为荔作奴？”将杨梅的品格上升到气节层面，说它傲骨铮铮，不愿低人一等。



施岙遗址出土的古杨梅树枝干。

3 余慈杨梅哪家强？

以上主要列举余姚诗，其实慈溪人也有很多咏杨梅的诗文。

清代慈溪人郑辰在《句章土物志》中讲：“杨梅，出白沙、杜湖、云湖诸山……黑者最佳。”书中引慈溪人郑溱《杨梅》诗，“江南无岁不黄梅，却有杨家果作陪……遥想荔支鲜莫寄，白沙风味亦奇哉”“长溪山湖半杨梅……畴昔饕餮三百颗，即今齿耐几何哉”，都是讲慈溪地方的杨梅。

黄宗羲的弟子、慈溪（今属宁波江北）人郑梁也写过：“老者经游不几回，云湖云岫独因梅。爱尝佳果连宵住，思看名花隔岁来。”作者自注：“云湖春时有十里梅花之胜，夏日满山杨梅，与白沙齐名。”郑梁的儿子郑性，就是帮他爹建二老阁的那位写：“果生亦易熟，人生亦易老。云岫杨梅佳，期君抒襟抱。”在《寒村诗文集》《南溪梦呓》中，这对父子的杨梅诗还有很多。

除了郑氏，慈溪叶氏也留下过不少杨梅诗，叶声闻的《白湖竹枝词》、叶炜的《与友人说杨梅》、叶愚的《戏咏白杨梅》，皆是此类。

今人争余慈杨梅，到底哪家好？清人叶炜就说，“此果曾夸梅市西，烛溪终不及慈溪”，可见此争论由来已久。

清末以后，宁波人写杨梅诗更加勤快，篇幅所限，比如全祖望，不仅写了多首《东钱湖食白杨梅诗》，还洋洋洒洒作了一篇《金峨山杨梅赋》，读来令人垂涎欲滴。

民国时期，得到鲁迅推荐的北仑乡土作家王鲁彦写过《故乡的杨梅》，入选“人教版”语文教科书小学三年级上册。

当代作家余秋雨在《乡关何处》中也多次写到家上林湖的杨梅。鉴于今天的上林湖已属慈溪，他到底是夸余姚的杨梅，还是慈溪的杨梅？大家自己看着办。

记者 顾嘉懿

1 四明杨梅的品种和产地

宁波大学教授张如安在《宁波历代饮食诗歌类编注释》中提过一个观点，虽说宁波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发现了杨梅属遗存，但似乎一直到宋代，四明杨梅的名气都不大。

唐代四明中药学家陈藏器在《本草拾遗》中提到过杨梅，但只说可以“止渴”。五代四明（一说山西代县）人日华子，在《日华子本草》中提到，杨梅果可“疗呕逆，吐酒”，也仅述其药用价值。

“宋人编撰的南宋嘉泰《会稽志》中，称杨梅‘昔人未识’，应是事实。”张如安说。

那么，四明杨梅什么时候开始出名？答案是：南宋。

南宋宝庆《四明志》“果之品”中，杨梅排第一。其文云：“越之杨梅著名天下，而奉化所产不减于越，有邵家乌、金家乌、许家乌、韩家晚，大荔支、小荔支。鄞之小溪亦有之，色红，不迨奉化之紫黑。产东湖者，色白，名酪蜜脚，又其次也。”

可知，今天的奉化、海曙鄞江镇、鄞州东钱湖，都曾盛产杨梅，且东钱湖在宋代已经选育出了白杨梅品种。史浩在《葬五世祖衣冠招云辞》中写“杨梅全白，玉璀璨些”，证明了这一点。

南宋宁宗时，庆元府（今宁波）杖锡山延胜禅院有一位诗僧释梵琮。他与史浩的侄子史弥宁，有多番诗文往来。

释梵琮写过三首《送杨梅与史友林（即史弥宁）》诗，“风微露重雨晴时，红壁层层碧玉枝”“酝酿清乳蜜为团，津津齿颊带微酸”“野人驰献试倾泻，落落不停珠走盘”……杖锡山在今四明山心，释梵琮以杨梅为礼，说明当时四明山亦产杨梅。

收到礼物的史弥宁在享用杨梅的同时，也回了释梵琮三首诗《又次韵杨梅三绝句》，“财（才）到南村六月时，累累红紫玉低垂”“酿蜜搓成绛雪团，莫嫌风味欠儒酸”“此诗此果君知么，一样骊珠紫玉盘”……

杨梅与荔枝皆为夏令鲜果，且都不耐放，诗人们很喜欢将杨梅与荔枝作比。史弥宁写杨梅“当时若贡长生殿，又得真妃笑点头”，将杨梅与著名的荔枝典故联系在一起。

南宋梅墟人陈允平也有类似的“脑洞”。他写《城西杨梅》，“炎炎火树照千山，南客应同荔子看……若使汉宫知此味，又添飞驿上长安”。

看来，杨梅妃没吃上杨梅，是她的遗憾。